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玉梨魂 第十一章 心潮

夏氣初和，春寒猶戀，這般天氣，大是困人。窗外雲愁如夢，日瘦無光，陰慘之氣，籠罩於閒寂之空庭。芭蕉一叢，臨風簾翠，葉大如旗，當窗卓立，又如捧心西子，懷抱難開。異哉，蕉有何愁，而其心亦卷而不舒也。受淡日之微烘，掩映於窗紗之上，若隱若現，易慘綠作水墨色。此時窗外悄無一人，惟有此映日之蕉，偃窗作窺探狀，若訝窗內之人，每晨必當窗對鏡理妝，今何以日已向午，窗猶深鎖？其夜睡過遲，沉沉不醒耶？抑春困已極，懶懶難起耶？而此時窗內繡牀之上，正臥一魂弱喘絲之梨娘，眉尖宿雨，鬢角翻雲，不勝其憔悴零落之狀。非失睡也，非春困也，嗚呼！病矣。梨娘病臥深閨，別無良伴，為之看護與慰問者，惟鵬郎、秋兒，斯時又皆不在。鴛帳半垂，鴨爐全熄，簾櫳黯黯，悄無人聲。絕好香閨，竟同幽宅。梨娘正在伏枕無聊之際，星眸驚欠，突見窗上現一黑影，疑為人，作微呻，亦不動，細認之，知為蕉影。嗚呼，病骨支離，足音闐寂，呻吟之苦，孤零之況，極人世之慘淒，惟有此多情之綠天翁，當窗搖曳，頻作問訊。此情此景，其感傷為何如？此日幸有晴光，設易晴而雨，一陣廉纖，敲葉作響，斷斷續續，送入病者之耳。窗外芭蕉窗裡人，分明葉上心頭滴。爾時情景，恐更覺難堪也。梨娘因感夢霞而成病，夢霞之誓書，實為梨娘之病證，而梨娘之病，固又別有一原因在。古人云：憂能傷人，勞以致疾。憂也，勞也，有一於此，皆足以病人。梨娘為夢霞所顛倒，其傷心也至矣。然梨娘近日憂思固深，積勞亦甚，兼之以勞，足以介紹病魔，繼之以憂，足以增進病候。蓋是鄉蠶桑之業，頗甚發達，每當春夏之交，麥黃如酒，桑碧於油，南阡北陌間，彩桑之婦，絡繹不絕。崔氏莊後亦有桑田十餘畝，家中育蠶甚多，由梨娘司其職。梨娘非長腰健婦，提筐摘葉之勞，雖僱傭工作，而祀蠶神、理蠶室、日移場、夜喂葉、審寒暖、辨燥濕、鞠育之苦，看護之勤，如保赤子，心誠求之。三眠之後，上箔之前，梨娘恒徹夜不眠，盡心作蠶母。比三日開箔，萬繭成團，已不知費卻幾許心力矣。蠶老人先老，蠶眠人亦眠。而夢霞之書，適乘其隙，積憂與積勞交戰，瘦弱之軀，迭受大創，雖欲不病，烏可得耶？

祛愁無術，招病有媒。獨枕難支，百端交集。病中之梨娘，其苦有倍於病中之夢霞者。自來女子善懷，情人多怨。蘭閨靜質，足不出深閨一步。蘆簾紙閣，落寞不堪。秋月春風，等閒輕度。身軀之運動，失其自由，腦筋之作用，甚形發達，然平居無恙，或刺繡以消永晝，或觀書以遣良宵，猶得將一擔閒愁，暫時放下。設一旦病魔忽集，與枕席為緣。淚縈眼角，空餘未絕之魂；苦溢心頭，中有難忘之事。舊恨新愁，一時勾起，無窮心事，不盡思量，如驚濤，如怒浪，一剎那間，澎湃而起，此即所謂心潮也。嗚呼梨娘！腸回九曲，欲斷不斷，此時之苦，莫可名言。則回憶夫深閨待字之年，與諸姊妹鬥草輸釵、簪花對鏡，爾時之快樂，今日已同隔世。又回憶夫畫眉時節，卻扇年華，有肩皆並，無夢不雙。方期白首同盟，詎料紅顏薄命，今生休矣，夫復奚言！舊情未了，觀念再生，如蠶抽絲，如蟻旋磨，凡家常瑣事、閨閣閒情，平日所毫不記憶者，此時一一從心窩中翻騰而出，歷歷若前日事。最後則念及與夢霞之交涉，花前灑淚，燈下傳書，兩月以來，種下幾許情苗恨葉，而歸結於此次夢霞之一書。梨娘雖病思昏昏，猶不忘夢霞，思籌一對付之法，一寸心潮，忽起忽落，伏枕喘息者良久。時則有雙燕穿簾入，繞室飛鳴，其聲淒絕，與梨娘呻吟之聲相應，非復昔日呢喃中之含樂意矣。燕乎，燕乎，何多情乃爾耶！而此多情之梨娘，乃與此多情之燕，結病中之良伴耶，是則大可憐矣。

情生病耶，病生情耶。梨娘之病為夢霞也，為夢霞之書也。則夢霞之情不能自解，梨娘之病終不能就痊，此可斷言者。藥梗香喉，牀支瘦骨，心懸百丈，病到十分，梨娘非不自愛也。夢霞不自愛，梨娘烏得自愛？人以為病深，而梨娘且曰：病深不敵情深也。人以為病重，而梨娘且曰：病重不如情深也。諺云：心病還須心藥醫。曩者夢霞不嘗病乎？梨娘以兩種名花、一封錦字醫其心，而病若失。此次梨娘之病亦豈藥石所能療者？夢霞苟不忘前日之惠，當代謀救治之方。蓋梨娘之病，實視夢霞之心為轉移，夢霞欲使梨娘病癒，其事亦非大難。只須書傳一紙，以前言之戲，絕後日之情，豁開心地，勘破情天，梨娘有不為之霍然乎？然使夢霞果以此意對付梨娘，恐梨娘之病癒，而夢霞之病將復來，病且至於死。夢霞病且死，梨娘又將如何？要之，此生、此世，兩人終不能斷絕關係，揆情度勢，兩人俱有必病之理由，且俱有必死之理由。死且不惜，病何足言！情之誤人，乃至於此。吁，亦慘酷矣哉！

月韜鏡匣，風約簾鉤。淒涼難訴，窗前鸚鵡無聲；孤零誰憐，枕上鴛鴦不夢。此幽寂之病室中，半日無人過問，良久忽聞有人與病者問答之聲，則鵬郎已入內來視其母。童子無知，知愛其親，因母病不起，頓改其平日遊嬉之態度，此時方偃倚牀頭，手撫梨娘之胸而呼曰：「阿母，阿母病矣。阿母欲服藥乎？兒當告祖父，遣人去延醫生來也。」梨娘低言曰：「兒勿多事，兒知母之苦乎？心中之苦已是難受，若再飲苦口之藥，不將苦死耶？」鵬郎聞言，哇然而泣曰：「母何苦？兒願代母苦。」梨娘執其手而笑曰：「癡兒，此何事而可相代，兒勿憂，母固無病也。」鵬郎乃止泣而喜，旋從懷中出一緘，置之枕上曰：「今日先生未赴校中去，兒以母病告彼，彼即書此付兒。」梨娘微慍曰：「誰教汝又向渠饒舌。」繼復長歎一聲，徐啟函倚枕閱之。鵬郎在旁不語，室中又寂無聲息。

梨娘讀夢霞問病之書曰：

聞卿抱病，惻然心悲。卿何病耶？病何來耶？相去芻牆咫尺，如隔蓬島萬重，安得身輕如燕，飛入重簾，揭起鮫綃，一睹玉人之面，以慰我苦惱之情。閱《聊齋》孫子楚化鸚鵡入阿寶閨中事，未嘗不魂為之飛，神為之往也。雖然，終少三生之果，何爭一面之緣，即得相見，亦將淚眼同看，那有歡顏相對。睹卿病裡之愁容，適以撥我心頭之憤火，固不如不見之為愈矣。嗟乎梨姊，夢斷魂離，曩時僕狀，今到卿耶！卿病為誰？夫何待言。愁緒縈心，引病之媒也；誓言在耳，催病之符也。我無前書，卿亦必病，但不至如是之速耳。夢霞、夢霞，無才薄命不祥身，重以累吾姊矣。傷心哉！此至酷至虐之病魔，乃集之於卿身也，此可驚可痛之惡耗，乃人之於我耳也，此偌大之宇宙，可愛之歲月，乃著我兩人也。我欲為卿醫，而恨無藥可贈；我欲為卿慰，而實無語可伸；我欲為卿哭，而轉無淚可揮。我不能止卿之不病，我又安能保我之不病耶？近來積恨愈多，歡情日減，今又聞卿病訊，亂我愁懷，恐不久將與卿俱病耳。尚有一言幸垂愛察，但我書至此，我心實大痛而不可止，泣不成聲，書不成字矣。我之誓出於萬不得已。世間薄福，原是多情。我自狂癡，本無所怨。卿之終寡，命也；僕之終鰥，命也。知其命而牽連不解，抵死相纏，以至於此者，亦命也。我不自惜，卿固不必為我惜矣，卿尤不宜為我病矣。痛念之餘，癡心未死，還望愁銷眉鬢，勉留此日微生，休教人去樓空，竟絕今生餘望。

是書筆情愁縮，墨色慘淡，瘦勁之中，時露淒苦之態。初視之，幾不辨為夢霞所書，想見其下筆時百感奔赴於腕下，手隨心轉，故字跡遂失其常態也。書後另附一箋，上書八絕句，字裡行間，淚珠四濺，作梅花點點，斑斕滿紙，未讀其詩，已覺觸目不堪矣。

麥浪翻晴柳■風，春歸草草又成空。
庾郎未老傷心早，苦誦江南曲一終。
一日偷閒六日忙，忽聞卿病暗悲傷。
舊愁不斷新愁續，還較蠶絲一倍長。
佳期細叩總參差，夢裡相逢醒不知。
訴盡東風渾不管，只將長恨寫烏絲。
半幅蠻箋署小名，相思兩字記分明。

遙知潑盡香螺墨，一片傷心說不清。
怯試春衫引病長，鷓鴣特為送淒涼。
粉牆一寸相思地，淚漬秋來發海棠。
晚晴多在柳梢邊，獨步徘徊思杳然。
目送斜陽人不見，遠山幾處起蒼煙。
惻惻輕寒早掩門，一絲殘淚閣黃昏。
不知今夜空牀夢，明月梨花何處魂。
緣窗長合伴殘燈，一度劉郎到豈曾。
只覺單衾寒似鐵，爭教清淚不成冰。